

《**红楼梦**》评论集

《红楼梦》评论集

中共无锡县委宣传部 编 印
无 锡 县 总 工 会

目 录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1 ）

鲁迅论《红楼梦》……………（ 3 ）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8 ）

（学习辅导提纲）

鲁迅是怎样读《红楼梦》的……………（ 27 ）

曹雪芹和《红楼梦》……………（ 35 ）

我国古典小说的艺术高峰……………（ 82 ）

《红楼梦》——形象的封建社会没落史……………（ 95 ）

《红楼梦》是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 114 ）

《红楼梦》的反儒倾向……………（ 127 ）

要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 140 ）

《红楼梦》研究中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145 ）

坚持用阶级观点研究《红楼梦》……………（ 154 ）

从几十条人命看《红楼梦》的主题思想……………（ 165 ）

《红楼梦》不是爱情小说…………… (177)

——略论《红楼梦》的主题

“大有大的难处”…………… (186)

——从《红楼梦》看反动没落阶级的虚弱本质

四大家族的衰亡史 地主阶级垂死的诊断书…………… (199)

“富贵闲人”与“混世魔王”…………… (224)

——人物分析之一 贾宝玉

浸透泪水的悲愤一生…………… (235)

——人物分析之二 林黛玉

借什么“风”，上什么“云”？…………… (244)

——人物分析之三 薛宝钗

“机关算尽”的末世统治者…………… (255)

——人物分析之四 王熙凤

宁死不屈的女奴们…………… (263¹)

——人物分析之五

封建末世的孔老二…………… (273)

——《红楼梦》里的贾政

附：《红楼梦》四大家族关系表

《红楼梦》四大家族的奴隶表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

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 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信。

鲁迅论《红楼梦》

文学不借人，也无心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

第四卷164页

这里引用的是一九五六至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鲁迅全集》，下同此

文学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较为永久的，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始皇焚书，黄巢杀人更其隔膜。一有变化，即非永久，说文学独有仙骨，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

《花边文学·看书琐记》第五卷431页

不过我在这里，并不说傅东华先生就做不得模特儿，他一进小说，是有代表一种人物的资格的；我对于这资格，也毫无轻视之意，因为世间进不了小说的人们倒多得很。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

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沾，《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沾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

《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第六卷423页

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份，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

《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第五卷94页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集外集·〈绛洞花主〉小引》，第七卷419页

对于书中所叙的意思，推测之说也很多。举其较为重要者而言：（一）是说记纳兰性德的家事，所谓金钗十二，就

是性德所奉为上客的人们。这是因为性德的词人，是少年中举，他家后来也被查抄，和宝玉的情形相仿佛，所以猜想出来的。但是查抄一事，宝玉在生前，而性德则在死后，其他不同之点也很多，所以其实并不很相象。（二）是说记顺治与董鄂妃的故事；而又以鄂妃为秦淮旧妓董小宛。清兵南下时，掠小宛到北京，因此有宠于清世祖，封为贵妃；后来小宛夭逝，清世祖非常哀痛，就出家到五台山做了和尚。《红楼梦》中宝玉也做和尚，就是分明影射这一段故事。但是董鄂妃是满洲人，并非就是董小宛，清兵下江南的时候，小宛已经二十八岁了；而顺治方十四岁，决不会有把小宛做妃的道理。所以这一说也不通的。（三）是说叙康熙朝政治底状态的，就是以为石头记是政治小说，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而揭清之失。如以“红”影“朱”字。以“石头”指“金陵”，以“贾”斥伪朝——即斥“清”，以金陵十二钗讥降清之名士。然此说未免近于穿凿，况且现在既知道作者既是汉军旗人，似乎不至于代汉人来抱亡国之痛的。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八卷349—350页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八卷350页

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

《中国小说史略》第八卷195页

高尔基很佩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象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花边文学·看书琐记》第五卷429页

后四十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惟结末又稍振。

《中国小说史略》第八卷105页

其（指高鄂）补《红楼梦》当在乾隆辛亥时，未成进士，“闲且惫矣”，故于雪芹萧条之感，偶或相通。然心志未灰，则与所谓“暮年之人，贫病交攻，渐渐的露出那下世光景来”（戚本第一回）者又绝异。是以续书虽亦悲凉，而贾氏终于“兰桂齐芳”，家业复起，殊不类茫茫白地，真成干净者矣。

同上199页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

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E. 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

《坟·论睁了眼看》第一卷330页

那时的读书人，大概可以分他为两种，就是君子和才子。君子是只读四书五经，做八股，非常规矩的。而才子却此外还要看小说，例如《红楼梦》，还要做考试上用不着的古今体诗之类。这是说，才子是公开的看《红楼梦》的，但君子是否在背地里也看《红楼梦》，则我无从知道。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第四卷228页

——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但是反对者却很多，以为将给青年以不好的影响。这就因为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所以青年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份，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八卷350页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学 习 辅 导 提 纲

一、历史情况

一九五四年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是继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又一次大搏斗。这个斗争是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特别在古典文学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伟大斗争。

（一）什么是“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

毛主席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指出：“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在这里名列第一个的胡适，是美帝国主义最忠实的走狗，官僚买办阶级的御用学者，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文化头目和官僚政客，是无产阶级革命人民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死敌。从一九一七年起，三十多年来胡适一贯宣扬美国的反动的实用主义哲

学。这种实用主义，尽管披上种种伪装，实际上是地地道道的主观唯心主义。它根本否认真理是客观存在的，主张“有用就是真理”，企图按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反动的主观需要来支配世界。在中国，胡适就是根据对美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用”的原则，“研究”出中国封建制度在二千年前就崩溃了，帝国主义也没有侵略中国，只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等“五鬼闹中华”这样反动透顶的结论，企图根本取消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并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他甚至还胡说“月亮也是美国的圆”，中国应当“全盘西化”，妄图使中国沦为美国殖民地。他宣布，对于社会政治问题，“不承认根本的解决，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改良主义。这些，都充分暴露了实用主义哲学、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革命本质。

在学术方面，在古典文学方面，胡适也千方百计反对革命、毒害青年。胡适每一篇文章都是有政治目的的。首先，他把政治上的改良主义推广到学术上，宣扬“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的遗嘱有同等的考虑价值”，“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有一大功绩”，拼命向青年灌输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教青年钻古纸堆，甚至宣扬国家灭亡时也要安心读书写作，竭力把青年引上脱离政治、脱离革命、脱离群众的歧路，以破坏革命。其次，他一贯标榜他的所谓“历史的方法”与“实验的方法”是唯一科学的方法，公开宣布他的目的是教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其实，他所谓“历史的方法”，是典型的历史唯心论。他根本否认阶级斗争，否认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别有用心地把中国文学史上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作家和

作品歪曲为诙谐作家或滑稽作品，公然宣称“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甚至说研究结果是中国连文学都不如外国。结论呢，只有“世界化”，做美国殖民地。这充分暴露了他的唯心史观的反革命本质。所谓“实验的方法”，即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更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他反对辩证唯物论，反对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来探求历史规律的科学方法，主张人们按照自己的阶级偏见，唯心地胡思乱想，先在头脑里制造“法则”，然后利用他们垄断的资料登出几条所谓“证据”来，牵强附会地证明一番，便算科学结论。就是运用这种方法，胡适证明了历史上并无屈原其人，证明了二千年前已经废除了封建制度，等等。实际上，他是企图使古典文学和整个历史研究工作陷入烦琐考证之中，从方法论方面预先堵塞马克思主义占领阵地的道路。

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在古典文学领域，乃至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流毒异常深广。解放后，由于刘少奇、周扬一伙的破坏，胡适派的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批判。古典文学方面，是胡适派的思想领导了我们。对优秀作品的歪曲，对封建毒素的颂扬，对细小问题的烦琐的考证，等等，充塞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起着破坏的作用。因此，彻底清算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摧毁资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武器，是一项重大而又艰巨的战斗任务。

（二）什么是三十多年以来的“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

“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就是胡适，俞平伯等。一九二一年，胡适写了《红楼梦考证》。接着，俞平伯根据

胡适的实用主义观点和方法，又写了《红楼梦辨》，于一九二三年出版，这就是所谓“新红学”的“权威性”的代表作。解放后，俞平伯把《红楼梦辨》稍作改动，改名《红楼梦研究》，于一九五二年九月出版。其他如一九五三年三月发表在《新建设》杂志的《红楼梦简论》等文章，或是改头换面，或是进一步引申发挥。三十多年来，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基本观点是没有变的。胡适、俞平伯等的主要错误观点是：

①把红楼梦歪曲为一部作者的自传，说那是作者为感叹自己身世写的，与社会无关，说红楼梦好就好在平淡无奇，作者只是“做一面公平的镜子，把事情如实记录下来”等等。大肆宣扬资产阶级反动的自然主义的文学观。他们否认红楼梦是对封建社会没落时期一定的社会生活的深刻概括，反对把红楼梦作为一份有价值的历史材料来研究；否认红楼梦表达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反对划分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总之，就是否认文学是反映阶级斗争并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

②歪曲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和艺术风格，借题发挥，对封建阶级的荒淫腐朽流露出深深的依恋，对封建阶级的崩溃没落发出无限的感慨，宣扬人生是梦是幻，反抗斗争都是空的，主张文学作品要调和、温厚，诋毁鲜明的战斗的文艺风格，极力散播没落阶级颓废腐朽的人生观和艺术观，毒害和麻醉人民。

③宣扬研究古典文学是“逢场作戏”，提倡所谓“趣味的研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的文艺批评。同时堆砌大量烦琐而又荒唐的考证，一次酒席人物的座位就考证了一大篇文章，还有“贾宝玉为什么尽喝稀的”之类古怪题目。他

们千方百计引诱青年追求资产阶级趣味，追求细微末节，走进脱离现实阶级斗争的死胡同。

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所霸占的红楼梦研究阵地，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最顽固的堡垒。三十多年来，他们所宣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观点，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为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和蒋家王朝的反革命政治效劳的；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为推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的。因此，必须认真的向他们开火。

（三）为什么要开展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

继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重大政治斗争之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党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我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深入展开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必然要随之而尖锐地激化，进到了斗争的新阶段。当时，在国际上，斯大林逝世以后，现代修正主义逆流开始泛滥。在国内，不甘心死亡的资产阶级加紧向社会主义进攻，并竭力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这种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也必然地要反映到思想文化战线上来，反映到文艺战线上来。在适当的土壤气候下面，文艺界党内外的一些资产阶级分子活跃起来了。俞平伯出版《红楼梦研究》时，请人写了一篇《跋》，直言不讳地挑衅性地公开宣称，这正是俞平伯先生对当时的新旧学究们“所提出的一项抗议”，这就是说，这部书的重新出版，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出的一项抗议，反动气焰何等嚣张！接着，俞平伯又在各种报刊

上连续发表了上十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十分卖力地宣扬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毒害青年，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修正主义集团，则利用他们垄断的刊物和报纸，大力吹捧和支持资产阶级“权威”，保护和提倡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打击和镇压一切起来批判资产阶级的人，为资产阶级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服务。

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明察秋毫，紧紧掌握着阶级斗争的主动权。毛主席看到了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猖狂进攻，看到了文艺界黑线专政的严重形势，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彻底揭露和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篡党阴谋之后，又发动了思想文化战线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大斗争。当时，山东大学中文系一九五三届毕业生李希凡等二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和党的教育下，写成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向三十多年来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打响了可贵的第一枪。毛主席最早发现最坚决支持这一革命的新生事物，并亲自领导和发动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这是建国以来，继批判《武训传》之后，在文艺战线和整个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第二次大斗争。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主席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这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在这封信里，毛主席热情支持“小人物”起来向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开火，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行动起来，与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作斗争，夺取资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又一次批判了刘少奇、周扬一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及他们对马克思主